

恐惧藏于人心深处

Ghost

女人篇



鬼话连篇
GUIHUA LIANPIAN

武杰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恐惧藏于人心深处

Ghosts


GUIHUA LIANPIAN

武杰 著

—
女人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话连篇,女人篇/武杰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4

ISBN 7-106-01994-1

I. 鬼… II. 武… III. 故事—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538 号

责任编辑:李 林
封面设计:朱 晔 张 婷
版式设计:张 婷
责任印制:刘继海

鬼话连篇(女人篇)

武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9000册

书 号 ISBN 7-106-01994-1/I·0424

定 价 18.00元

目 录

宿舍里的惊恐	1
宿舍恐怖接触	13
徘徊	65
一个人走别回头	102
医学院里的尸体	137
你坐电梯吗?	173
午夜梦回	192
太平间里不太平	245

宿舍里的惊恐

在大学时代，有一段时间因为全市整顿市容，城市的公路、电路以及水管都处于整修状态，我们学校因此经常停水停电，在那一个个漆黑的夜晚，只有蜡烛幽暗的光线在宿舍走廊上明暗不定地闪烁着。大多数女生的胆子都很小，基本都在天刚刚黑的时候就上了床，紧紧关上了宿舍的门，因此，整个阴暗的走廊就显得格外幽静。为了度过这一个个寂寞难耐又有点恐怖的夜晚，我们同寝室的几个女孩子就点着一支蜡烛，围在一起，聊天，吃零食。后来，聊天也没什么可聊的了，就开始讲故事了，自己班的，别人班的，“俺们那个村的”，“我二哥他们大学的”，古代的，现代的。后来故事也讲得差不多了，就开始讲鬼了，慢慢地，每晚讲鬼故事成了我们寝室不成文的规定，据说这能锻炼心脏。

时间一长，女生宿舍楼里就涌现了一批讲鬼的专家，木小旭、李芳芳、孙小玲、杨小琦也就是我，是大家公认的佼佼者。我们



各有各的技巧，各有各能“吓人”于“死地”的保留节目。我们住在东面一舍四楼429宿舍。

别看李芳芳长得秀秀气气文文弱弱，也不知哪来那么多惨烈的“鬼”故事。她小说看得多，所以她的“鬼”故事常带着一丝浪漫色彩，恐怖，哀婉，听了让人心碎。她尤其擅长讲宿舍里的“鬼”故事，有的时候让我们真假难辨，一杜撰一渲染，一个有情有节、让人荡气回肠的“女吊死鬼”的故事便诞生了。

木小旭这个“假小子”可谓后来居上，她没有李芳芳和孙小玲的经历，却有着一颗精灵古怪的小脑袋和极丰富的想像力，还有精彩的表演能力和令人头疼的恶作剧才能。她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突然把眼皮一翻，眼珠一瞪，着实能吓坏不少胆小的女生。她编的故事还特别真实，感觉还离你特近，比如“女生宿舍洗手间里飘荡的白影”之类，害得好几个女生夜里不敢上厕所。

今天一整天都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所以天黑得特别早。天刚蒙蒙黑，操场上已经基本没有几个人了，停电的教学楼里一片漆黑，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夜晚点上一支蜡烛在明暗不定的烛光下独自呆在教室里，偶尔从教学楼的窗户闪过一丝烛光，大约是同学相约到教室里取东西。到了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整个学院都陷入了一片黑暗当中，偌大的学校，只有宿舍还隐隐透出忽明忽暗的烛光。所有住校的学生都早早地洗漱完毕，回到各自的寝室紧紧关上了门，将幽暗恍惚的走廊紧紧地关在了门外。今天我们寝室却没有关门那么早，因为李芳芳还没有回来，尤其是，



今天轮到她讲故事。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棉被里，等待李芳芳的到来——她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所以有时会晚一点回来。门只锁了暗锁，并没有将里面的门闩插上。但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色彩的夜晚里，我们这些正值妙龄的女孩子们忍受寂寞的耐力并不强，不一会儿，我们就商量着让木小旭代讲一个。木小旭也并不推辞，似乎知道我们会让她代讲。她讲的是她二哥宿舍里的事情：

我二哥住在农学院的二舍311室。因为这批学生外地的特别多，学校的宿舍床位不够，我二哥到了开学的时候还没有解决住宿的问题。有人偷偷告诉他，309宿舍还没人住，于是他背着铺盖来找教务主任申请住这个寝室。教务主任看了看他背着的铺盖，就叹了口气，安排他在309隔壁311室加了一张床，从此，他就住进了311室。开学一个多月了，他发现隔壁309室从没有开过门，根本就没人住。为什么床位这么紧张却没人住这个寝室呢？他一直很奇怪，而且每次从309室门口过的时候总感到凉风阵阵，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觉得寒气逼人，尤其是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更让他觉得奇怪：每到晚上12点的时候，总能听到从309那个没人的宿舍传来敲墙的声音：“嘭嘭嘭，嘭嘭嘭……”甚至有人说在深夜见到过309的窗上有灯光闪过！一时间人心惶惶，有几个胆小的同学甚至从宿舍搬了出去！大家去问管理员，那几个年轻的管理员只是说，他们来的时候，那个门就是封着的，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也不知道！只有年龄大一点的李阿姨，轻轻地叹了口气：“唉……”没说什么就走开了！这更激起



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心要打探个清楚。他从李阿姨的眼神中猜出她一定知道些什么！于是他决定以李阿姨为突破口，揭开309之谜！终于在他的强烈攻势之下，李阿姨说出了真相。原来在10年前，309宿舍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一个周末的夜晚，三个舍友等白天已经说好了的第四个舍友回来打牌，他们摆好了凳子，放好了牌。后来，宿舍停电了，他们点上了蜡烛继续等他！但是那天晚上第四个人并没有回去。而这三个人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再后来，蜡烛引燃了牌，牌又点燃了桌子，接着……等到第二天大火扑灭时，屋里只剩下了三具已经烧焦了的尸体……从那以后，封条就贴在了309宿舍的门上。二哥是一个不相信鬼神之说的人，他老在想着如何能揭开这个309之谜！又是一个周末的夜晚！他从梦中惊醒，这时隔壁又传来了“咚咚咚”的敲墙声。他看了看表，夜光手表的指针正指在午夜12点整，他按了一下床头那盏台灯的开关，灯没有亮。学校又停电了！“嘭嘭嘭”敲墙声又传了过来。他拿着手电筒，轻轻地下了床，打开了自己宿舍的门。由于停电的关系，楼道里十分昏暗，看不到什么。夜，像死水一般的沉寂！楼道里有个宿舍还有亮光，他朝着那个宿舍走去。那个宿舍……309！“嘎吱……”门开了！一阵冷风袭来，钻入他的毛孔。他往里看了看，散发着昏黄色光影的蜡烛桌子上默默地燃着，烛光摇曳着，照得屋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在跳动！在蜡烛的旁边，放着一堆凌乱的扑克牌。桌子周围摆着四张凳子，一张是空的，而另外的凳子上坐着三个黑影。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逃开，可两只脚却不受



自己控制！那支蜡烛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屋里更暗了。就在此时，离他最近的那个黑影突然站了起来，朝着他晃悠悠地走来，一边走还一边说着：“你……回……来了，我们……已经等了……你10年了！”那声音就像是来自地狱里传来的一样。由于背对着蜡烛，我二哥看不清那个黑影的脸……那个黑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蜡烛燃尽了，屋里一片黑暗！那个黑影似乎伸出手来向他摸去。一股刺鼻的像肉被烧焦的味道钻入他的鼻孔！“你到底是谁？”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打开了手电筒。一道亮光照射了眼前，眼前竟然是一只已经烧焦了的人手！而那个黑影，那个黑影竟然是一具早已烧焦了的尸体！突然，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只黑猫，它“噌”的一声蹿上了桌子，用尖利的嗓音叫了一声，“喵——”，那声音就好像临死的人被掐住脖子发出的喊叫声！“啊！”他大叫一声，向后逃去！不好，前面是楼梯……“啊……”他从梦中惊醒，原来刚才那只是一个梦，可那毛骨悚然的感觉却是那么的清晰，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几点了？他看了看表，夜光手表的指针又指在了午夜12点。他擦了擦脸上的冷汗，扭了一下台灯的开关，灯没有亮。又停电了！窗户半掩着，窗外刮起了风，风吹着窗户不断地打着墙，发出“砰砰”的声音。他点燃了一只蜡烛，准备去把那扇窗户关好。摇摆不定的烛光又让他想起了刚才的那个梦，他不禁又打了一个冷战！突然，他发现宿舍里竟然只有他一个人，他们呢？“嘎吱……”宿舍门开了，一个黑影站在门外！“谁？”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突然，一束手电光照在了他的脸上，同时传来了管理员李阿姨的



声音：“你们这帮孩子呀，晚上睡觉连门都不关。再说，你们宿舍别的人今晚都回家了，你一个人要是出点事可怎么办呀？”原来……

后来经学校出面解释，309宿舍之所以贴着封条并不是因为什么神秘事件，而只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一间危房，住不了人；而那晚上传来的敲墙声音，是因为309的窗户没关好，刮风时窗户敲墙所致！至于那个深夜在309窗上一闪而过的烛光呢，学校并没有加以解释，至此309的神秘事件就算告一段落了！

木小旭讲到这里，似乎累了，深深叹了一口气，离蜡烛最近的她，这一口气将蜡烛吹得剧烈地摇摆起来，似乎随时可能熄灭，室内显得越发不安，就像刚才故事里讲的，室内的东西似乎都随着烛光在跳动，一时大家都感觉脊背发冷，头皮发麻，没有人开口说话。就在这时，从门上的玻璃窗划过一道光线，那是一道光束，绝不是走廊上蜡烛发出的光，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彼此看了一眼，从彼此的眼睛里大家都看出来并不是自己眼花，而是真的有光，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门上的玻璃窗，似乎从那里随时会钻出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东西。10秒钟过去了，玻璃窗口再也没出现什么光线，但是门外却传来一阵细微却清晰的稀里哗啦的声响，似乎是铁链的声音，胆小的室友已经用棉被紧紧地盖住了自己的脑袋。声音时断时续地从门外传来，我和孙小玲对看一眼，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慢慢走到门边，门外的声音似乎停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然而，这口气还没出完，门外就响起了恐怖至极的声音：“嘭嘭嘭，咚咚咚！”我们迅速跑回床上，紧紧用



被子包裹住发抖的身体，然而，“嘭嘭嘭，咚咚咚”的声音却不断传来，而且越来越急，似乎大有非进来不可之势，突然，“孙小玲，木小旭，你们要死啦，睡得这么死，快点开门！”李芳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大家掀开棉被，大大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仍然发抖的孙小玲下床把门打开，嘴里埋怨道：“你没钥匙吗？不会自己开，想吓死人啊！”“谁叫你自惊自怪的，胆小就回家睡去！”平时柔弱的李芳芳脾气出奇地坏，“我刚刚开了半天门，钥匙说什么也插不进去，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李芳芳“呼”地揭开棉被，踢掉鞋子，钻进了被窝。大家被李芳芳的脾气吓愣了，平时大声讲话都不会的李芳芳今天不知怎么了，一时，大家都在琢磨这个问题，寝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李芳芳却突然幽幽地叹了口气：“今天该我讲故事了！”我们都在等她的下文，半晌，她又叹息了一声，却问了我们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听我男朋友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据他说我们这幢楼里吊死过人的，听说是个化学系的女高材生，也就是我们一个系的前辈学姐了。”

大家都觉得她今天和往日有些不同，因此都在犹豫如何回答她这个古怪的问题，没有人接她的话茬，好在她也并没有让别人回答的意思，仍然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自顾自地说下去：

据说这个女生来自同城，叫英子，学习是挺好的，当时是学校的校花。她眼光挺高，很多男的都没追上她，可不知为什么，她就在第二年和地科系的一个男的好上了。那男的也没什么好，就是学习还可以，其他是一塌糊涂，家里挺穷的，来自西平市农



村。听说为了供他读书，整个村子每家人都出了钱了。可是就算他学习再好，那位学姐，也不该喜欢上他啊。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可那学姐爱得一塌糊涂，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几个家境较好的公子哥输得都觉得挺冤。可后来临近要毕业分配时出事了，那个男的为了不回西平老家农村去教书，继续过农民的苦日子，决定和一个教授的女儿好了。那天他狠着心和英子说了，她听了一言不发，只狠狠看了他一眼，说了句，你会后悔的，就这样走了回去。

回到宿舍她什么也没说，下午上课时，同宿舍的姐妹叫她去上课，她说，我不舒服，不去了。那我们帮你请假，她的同舍姐妹说，可她却说，请不请都无所谓了。由于急着上课，同舍的姐妹也未觉察到异常，就这样，她去了。

李芳芳的语声停顿了，她下铺的木小旭大叫大喊：“这算什么，一点也不好听，还不如我昨天讲的‘床下正好有口棺材’呢！”我上铺的孙小玲插了一句：“她到底怎么死的？”

“是上吊死的。”李芳芳说。

“好吧，”孙小玲说，“算你通过，我困了，要睡了。”孙小玲昨天用心良苦讲了一个却被我们故意半天不通过，再说今天这个确实不怎么样，连我都觉得没放够味精。不过本舍规矩，一人通过就行了。按照以往惯例，李芳芳会欢呼一声的，可现在她却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了一会儿，木小旭嘟囔着说了一句：“她死得真不值得，为这样一个负心男人。”

“是么？”李芳芳语声怪怪的，一点也不像平常的她了。我



不禁抬起头向她一看，顿时，吓得我面无人色。原来，李芳芳不知为何坐了起来，只见她从枕头下翻出一件我从未见她穿过的有点像婚纱的红色衣服穿上了，接着她又用枕巾把头也包了起来，做成盖头的样子。我吓得上下牙直打咯噔，拼命用牙咬住被子不敢说出话来。我又见她拿出口红在嘴上乱涂，涂得血盆大口，就像电影里的女鬼一样。然后她把一只长丝袜甩在了铁丝上，接着伸出头在上面试了试，然后朝着我阴阴地一笑，我顿时吓得用被子蒙住眼睛，稍顷，我悄悄露出一个角，见她还在那儿摆弄着铁线上的丝袜，不时把头伸进去，试了又试，这时不知情况的木小旭忽然又问道：“那男的后来怎么样了，没良心的，准乐死了吧？”

“哼，是么？”李芳芳的语声忽又变了，变得像个男声起来。“他也死了，”“他”说，“因为那个教授的女儿知道这件事后也不要他了，他本来是想先想法留下来再找英子的，可她那天什么也没问就走了，其实她只要说一句，无论你到哪儿我都会跟着你，那么他也会放下长期以来的自卑，和她好好过日子。其实他不是为怕回家乡农村受苦，他全是为了她而做这一切的，她却全不知情。”

接着我看到更恐怖的一幕，李芳芳拿出眉笔来，把眼睛画成了浓眉大眼的样子，看上去，活像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最后，她把眉笔放到嘴里，作抽烟状，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他”继续说着：“那天他爬上顶楼考虑了很久，抽完了一整包的烟。他想了很多，他觉得他对不起家乡村子里所有的人，特别是为了供他上大学上山砍树被压死了的父亲，还有他病倒的母亲，以及快哭



瞎了眼的自小疼他的外婆，最可怜是他的两个小弟妹，特别是小弟，那么小就出去打工，却把所有的钱一分一分都攒起来寄了来给他。他每一顿饭都是含着眼泪吃的，他从不敢吃一块肉，他不参加同学的任何聚会。他惟一奢侈的行为是为她买了本叫《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小说，其他的他也想买，可是她不让他买。他也不要她的任何有价的礼物，他们的爱是纯真的。他曾发誓，要给她最好的生活，可是现在他必须走了，如果他不去找她，他会感到良心永远的不安。”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

“那天他向所有的人都道了歉，发誓来生再报答他们。然后他从这楼顶跳了下去。他死得很难看，据说整个脸都烂了。”

我看见李芳芳眼睛里流出了眼泪，忽而又痛恨得咬牙切齿，那半截眉笔都快被她咬碎了。

我看得直发抖，拼命想用脚把木小旭踩醒，可恨这多嘴的现在却睡得死猪一样了。我正想移动一下，把她弄醒，可是忽然李芳芳动了起来，像是要下床的样子。我吓得不敢动了，把头钻进了被子里，过了不大一会儿，我感觉有人正用力推我，我吓得紧紧抓住被角。外面用的力却更大了。我吓得快叫出来了，只听是木小旭的声音道：“是我，小琦，快起来，李芳芳穿得怪怪的出去了。不知会不会出事？”我探出头来，果然是木小旭正一脸紧张地看着我，我马上坐起来，问道：“她去哪儿了？”木小旭说：“我刚才见她穿了件从未见过的白纱进女厕所去了。”“不是红色的么？”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的。“是白的啊。”小旭说。



“别管了，我们快去看看吧。”于是我们俩蹑手蹑脚向厕所走去。却听里面发出了声音来。奇怪，这么晚了，是谁在同她说话？

我和小旭凑近，想听听说些什么。

“你来了么！”（冷冷地）

“是的，我对不起你，所以我来看你了。”（很无奈的声音）

“你还来干什么，我不要再见到你！”（已经不太冷了，而且好像还有些欢愉）

“你要是听我说就好了，我只爱你一个，我原对你说过的，我可以用生命作保证。可是，我还是做错了，不应该走那条路。昨天我见到我爸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怪我没把小妹她们照顾好，你看这伤。”（接着听见衣裳翻动的声音）

“嗯，其实我知道了，你来时我就知道了。”（她的语声中甚至有些委屈），“都是我不好。”

“阿英，别这样，这怎么能怪你，是我们命不好罢了。”（他好像搂住了她）

……

这从头到尾都是芳芳一个人在讲话。

我和小旭对望了一眼，只见对方的脸都已吓得像张白纸。“跑吧，她就要出来了。”小旭用最后一点仅有的勇气对我说。于是我俩转身就跑，出来时没穿鞋，这时跑起来却出奇地响，在这半夜幽静细长的楼道里听来，我俩的脚步声清脆得厉害。谁也不回头瞧一眼，生怕一回头就有披头长发、满面鲜血的厉鬼在身后追随。我俩也不回宿舍了，不约而同直奔楼下的值班室去了，想把



张大妈喊醒。就在我们要跑完这段走廊的时候，忽然一声惊恐万状的声音从厕所里传出来：

“天啊，我怎么会这样！！！”

当天夜里昏迷不醒的李芳芳从厕所里被抬出后直接送往医院了，一个星期后才出院，后来校方对外宣称，李芳芳得了梦游症。其实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据她的男朋友后来说，他特意找上几届毕业的学长打听过了，这间宿舍就是以前英子她们住的那间，而那张床，正好是英子睡的那张。

那间房子后来我都没敢再进去过，搬家时也是让别人去帮忙的。学校也知道我们不会再进去住了，于是临时安排了一间寝室让我们住进去。

宿舍恐怖接触

那天晚上说起来最幸运的要算孙小玲了，她因为那段时间老失眠，吃了安眠药，什么都不知情，以致过了好久她还将信将疑的。那天晚上我们都被吓得半死，尽管如此，我们这群不知愁滋味的小丫头到了第二个星期就把这些恐怖经历抛在脑后了，不讲不听鬼故事，这对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又精力旺盛的人来说比不让和尚念经还难，不知是谁开的头，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们又开始了恐怖冒险，大大地过了一把瘾。孙小玲还把她表姐从家里找了出来，到我们宿舍来参加我们的“群魔乱舞”聚会。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持之以恒”地锻炼着我们的心脏。

且说周五这天，学校里的老师和走读的同学都回家去了，我